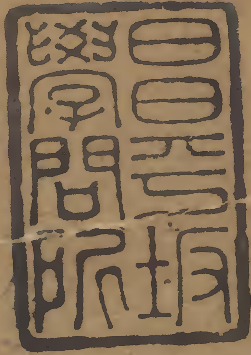


仁學規範

七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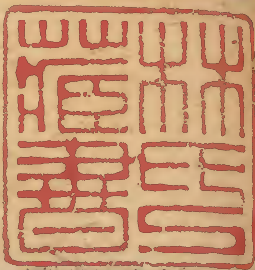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七五〇	函	架	冊
		七二〇	函	架	冊
		一〇	函	架	冊
		六	函	架	冊

漢書類		九七五〇	函	架	冊
		四六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	9750
番號	漢	6 (2)	
冊數		303	52
函號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七

行已

江德元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為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察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邪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

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當固然臣在相位人政事闕失無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

賢太尉萊公在濟鎮嘗因生日造山棚

太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六尉曰寇

準每事欲劾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無如朕何

上意遽解曰此止是駭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

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云

韓魏公言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

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

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

遜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

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令人

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

傷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庄以養奉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末謙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趙鼎幾好學善著述 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

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二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告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謀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二女出 日 至京叩訪舍人之進謀嫁 翰白楊侍郎徹之發聲大哭其首

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祖徠先生石守道作傳以勵天下云

陳恭公再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族子徃徃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矣 已上 皇朝類苑

曹武惠王彬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

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

曹武惠王

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

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牒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無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析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朋人急難至其歸老無

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攻書喜爲詩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之士多出其門居處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及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偽

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循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

親族之貧者常恐其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日名位爵
祿國家奪之其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又嘗
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福急易動柔懦少之徒自在
幕府至監司八尚不信久爲三司副使累於上
前執奏不終人始信之曰杜衍如是非兩浙坐否
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
立當爲鄉曲之類切勿少枉爲時所上下也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
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
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
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
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
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
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
置義田宅云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
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一
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
之哉

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

確

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參政吳正肅公為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辨能自忖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卜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使於求見無幾報秘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據按人追還遂薦對除襄行自此擢用

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若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諫議大夫田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肯戚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張垂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為薄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垂崖之孫堯夫家予

以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起居舍人尹公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為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為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是以致洙罪也以銀為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言嘆息而已其後洙在隨州而孫甫之翰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按師

魯欲殺則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此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言洙過湜不能自植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惡之翰以謂信然

尹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必知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

陳搏被詔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詰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已上出皇朝名臣言行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七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八

行已

端明蔡公襄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鎮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屈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徃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吾君實待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二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食晝夜賓客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叩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崇政殿說書滎陽呂公希哲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五六點檢他人耶

一問滎陽公為小人一言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馬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罵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馬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琦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畦畛峭
整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
測之禍身危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
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
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
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未嘗不合無一不相
應其所措置規摹閑大高遠外視如畫略已而詳觀
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平居
與人接禮下之問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
為已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及
於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

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
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
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
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公在魏府僚屬各拯者就紫皇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
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
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
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脩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蘇子瞻有盛名於世而退無自矜之色此為過人
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深居自守不

復與人相見道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者幾十年
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

門下侍郎韓公維弱不好弄馬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
部父任執正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
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
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又彥
特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
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韓公性純厚貌重氣和而寡言其遇人不設城府與人
語唯恐傷之至當言職論事上前疊疊不窮正直確
切無所隱左右為懼而公益安徐不見聽終不已

平生自奉養甚約室無勝妾食纔脫粟一肉所用服
器雖敝敗不易篤於孝友家事付昆弟得任子恩亦
先推與之為守令本於豈弟而能擊姦豪以安良民
其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寔為償之未足而公罷
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
之鈎攷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
校類如此故司馬溫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
之畏焉洛之君子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
不激至勇而能溫此為難爾人以雍言為然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力以橫逆
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忿怒於彼也

六
仙
粉

丞相蘇公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
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略懷忿抵噉或謂其
事迹書札具存可辨公笑曰吾豈為是者

丞相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
器識為先止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樞密王公巖叟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識或
謂公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
不見

諫議劉公安世儀狀魁碩聲吐如鍾見賓客談論踰時
體無欬側有背諫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性嚴
毅惟家居無墮容子弟進見侍側肅如也其孝悌忠

信恭儉正直不好聲色不殖貨財誠心自然非勉强
而行之也窮經樂道至老不衰

公嘗知潞州部使者希慕京旨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
考然終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
使者亦歎服之公在南京奉祠府尹因編取宮觀寄
居官白直曆閱之或差禁卒或過其數至公獨無其
持身廉謹如此

內翰范公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正其義不謀其利
其道不計其功謂沖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
夫成功則天也

諫議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罕多取

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入多
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
美傳揚謂已不能

節孝徐先生積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
曰脩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効甚明其術甚
易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
以直養氣而已已上出 皇朝名臣言行錄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 帝患之欲
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上譽儀早負
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
帝不悅儀歸家召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

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珠崖吾門可保矣

楊玢靖恭虞卿之曾孫也仕前僞蜀王建至顯官隨王
衍歸後唐以老得工部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
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
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光殿
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魏成熙仁浦之子性寬厚仁太僕少卿累典藩郡知杭
州日晨興視事掌舍卒掛油缸中門簾鉤上正中其
額翻汗冠絃成熙戒左右勿得輒言使老卒亟還卧
內易衣巾而出歸朝大治具賓友集饌陳越中銀鈺
陶器僮僕數人共舉食案而前相嘲誚足跌盡破之

不校此
心
不校此
心
不校此
心

坐客皆失色咸熙殊不變容但令易他器別具蔬果亦不加咎責人皆服其量以為劉寬之比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正白語人言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已上出楊文

公談苑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八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九

行已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眾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則未知覃之行遠某之萬萬矣遂薦覃為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則未足為士矣出天年崖語錄

王文正公常語人曰昔揚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欲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出王

公言行錄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

勝也德業未著皆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
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來而樂乎貧者擇
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
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
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

顏子亞聖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錚視干

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已上出濼溪通傳

郭琮台州黃巖縣仁風里人至性孝悌淳沉民伍少後
父常有問極之歎事母張氏頗極恭順娶妻有子而
移居母室供給飲食必萃珍異凡母之所欲必親以
奉之或經家人之手則愛彫於色慮失母之息居常
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祈母之壽也母年
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黨異之至道三年
耆老陳贊觀詔書存恤孝悌兩率同里四十人具狀
郭琮行孝事詣漕運使乞聞朝廷漕使馳詣其家以
根其事實因召母出與之坐飲以醇酎嗟歎良久遂
具表以聞 太宗覽而嘉之降詔書旌表門閭除

其徭役觀者榮之母次年無疾而終香氣盈室琮哀
號踰禮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至今黃巖感
琮之行善以事父母者十其二三矣

顧忻泰州泰興縣水豐里人十歲喪父以母多病葷辛
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
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一日改志所居遠郡城幾
乎百里每遇二稅入輸語其昆季曰家之極難者願
付我必克荷之不願輸稅慮離母之左右以失其欲
也以是昆仲常多之母老目忽不能覩物忻日夜號
泣祈禱天地刺血寫佛書數十卷母目忽明以至燭
下亦能縫紉精神輕健雖少婦之不若晚年忽語其
子曰吾傲汝不食葷食矣遂不過中食顏色如童稚
年九十無疾而終

李瓊杭州仁和人居眾安橋東界幼失父家苦貧而至
孝於母後以鬻繒為業家稍豐厚孝心益堅移居母
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一長筋力頗憊盍
求婢以給侍吾免汝之辛苦瓊曰心母之所欲不親
經其手意如有失其母亦小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
惰凡市人知瓊之孝者物之出必先求以奉瓊瓊得
之十倍酬其價或問之瓊曰冀誘其甘滑以奉母豈
議價焉淄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
查道字真之新安人也祖文徽仕偽唐至樞密使父元

方以父蔭歷殿中侍御史

太仆克平江表元方

隨李煜納款即真為滑州掌書記道度量宏偉趣尚
平澹博綜經史尤長應用至性慈孝動遵禮法嘗在
滑州母疾綿惛道調煎藥劑經旬不寐母思鱸魚求
莫能得因詣黃河禱祝垂釣因而獲之重僅踰斤攜
歸官舍為羹以進之母食而漸愈後聞者爭往或釣
或網冬無所獲人以為天賜之也親喪之後口絕酒
肉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杖而後起終制就舉登
進士第歷觀陶尉徐州推官祕書丞知果州應直言
極諫對策上第移左正言直史館京東漕運使雖俸
入豐厚分給宗族孤寡為畢婚嫁者十餘家以是居
常賈乏天禧二年自右司員外郎中龍圖閣待制出
典號略都卒於官舍年六十二有文集殘表行於世
道愛重節義遵守名教未第日游襄漢間假貸親舊
得錢十萬途次適值故人嫁女頗窘支費道罄囊濟
之其年罷舉時人伏其高義有郭代公之比焉

許俞宣城人也家世以儒術顯名江左父養高不仕俞
風才魁傑襟懷峻整尚慕節義不妄交游下筆立言
慨然有濟蒼生之志季父述有名於時為尚書外郎
器俞曰吾定十里駒也居常敦睦家人未嘗見其喜
怒少喪母氏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晝夜不怠父
之所欲雖一必致之或隨計偕安輿扶持稅舍替

穀與妻子共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豐厚
恐貽父憂公卿之聞者多所歎服率俸以助其養父
年重八十謂俞曰親汝登科之後没于地足矣大中
祥符七年俞果登科第授涪陽從事扶侍歸海陵別
世川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躬
必和或問其故俞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焉
父喪摧毀幾致滅性而家至貧多假貸於士大夫或
歷父經由之地涕泣者永日嘗於通津寄泊佛舍值
春景花發閉室靜坐未嘗出覩赴牧守之召過琅山
別院馬上忽泣下僕御問其由曰我父嘗寄此也上
流伏其孝

李化清建業人也世以力田聞于鄉里 太祖平江
南化清避于暨陽兄弟多雜伶人以給晨夕化清潛
諷詩書而孝悌恭順動止循禮事母以孝常持巨竿
釣魚以供馨潔後遭父喪哀號毀瘠四肢柴立造廬
墓側栽植松柏雖妻子至亦不之顧暨陽多山民患
虎豹晝設虎落夜無行民化清造廬之地絕馬里民
多異之制滿還家蔬食度日遂教授鄉里從者翕然
前進上司馬詹為邑之佐覩其異行因為文以誌于
石已上出胡安定孝行錄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
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

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柰煩伯淳問
君實能如此與他話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
事持造有甚工夫到此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留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

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

一作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

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一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

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

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

城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

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

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

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

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

者無自辱矣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全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又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

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臾如此乃

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

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若心

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

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

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

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

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得

及其陷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

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

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

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

不待勉強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

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

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

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

見

過 已上出程氏遺書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九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

行已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心定者其言定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間正月
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
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
留頰曰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
曰先子以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楮一重二十兩
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
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其

彭叔曰我不敢面言改謂此爾再二謝過而別
不
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言人短處
尹子明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
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媿屋漏矣習之既
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
之日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
利時則更無妬當更無計校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
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已
上出程氏外書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
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
雖不為無傷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
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
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
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
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
未熟睿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
全也有時如矢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
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知此善也一事意得過
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二虛
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
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
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背義
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
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已上橫

公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
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
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
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
到聖賢地位也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
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

先志
言行錄

曹彬為樞密使河北每季支散銀鞋錢一日密吏忘誤
過期因彬檢舉連支兩季酒坊副使弭德超奉使河
朔還奏其事言軍情大歸於彬 太皇赫怒即日

罷樞密使以鎮海節度使歸本鎮彬不之辨陞辭赴
青州乃以德超為諸衛將軍檢校司徒充樞密副使
既而小人乘君子之器不克負荷舉措乖當時出醜
言上瀆朝政下侵同列自以為有社稷大功朝廷酬
之未當 太皇聞之大怒削籍隸登州沙門島召彬
自青州復拜樞密使對揚之日但再拜謝恩亦不言
及前事歲餘德超卒於流所 上始命錄一子官彬
乃進言乞盡錄用其四子皆授西頭供奉官德音論
彬曰乃此成鄉美名耳

杜淳明州定海人九歲舉 童不得召退歸杜門不出
以讀書自適早孤事母至孝母亡廬墓 服除資產

盡以遺其季滋一毫不取不婚娶日以經傳為樂郡

太守聞其名往詣之避不與見學者親之惟談仁義

言終不及世務鄉間忿事疑者就取決之勸人必以

孝悌為先至和間卒于家 並出 上氏談淵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

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念煩惱明日無飯

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留中

呂文清生四子公弼公著公應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其

夫八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

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六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

從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

天
年
年

人者獨公者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
元祐初果大拜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
傳魯直為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疑大呼而入
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二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
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
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公嘗婦小孫莘老言重之
後安死作發願文絕嗜欲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
不少動公在歸州日見其容貌愈光澤留貶所累年
有見者無異仕宦時議者疑魯直其德性殆夙成非
學而能之上出孫氏談圃

迂而人曰子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

鐘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

謂之鐘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

鐘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

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

之為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

得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

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

能徒以為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詩云之在
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余又知之病
未能行也

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
厭而求新則為惡無不至矣

八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諱不愠矣
夷之清人謂之汙不怍矣

鞠躬便辟不足為恭長跽流涕不足為哀弊衣糲食
足為儉三者以之感人則未也君

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
益久而人益信之已上出求水迂書

先生嘗言某初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曰誠某既歸三
日思誠之一字不得其門因再見請問曰前日蒙教
以誠然某思之三日不得其說不知從何門而入老先
生曰從不妄語中入某自此不敢妄語先生以且六
經之中絕無真字所謂誠即真也故古者君臣師弟
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即言之故再求曰
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
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入於此必不肯自謂學而力

不足也必不肯面質其師之迂也必不肯自謂居喪
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者皆孔子高第而其言
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也西漢之初去古未遠人心
質朴惟務純實更無忌諱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生為
明帝沒為明神顧成之廟稱為太宗元帝時翼奉上
疏曰萬歲之後稱為高宗蓋當時羣臣凡心中所言
者即徑言之不以其言為不可發也蓋君臣之誠故
能如此先生又曰天下詐偽之風甚矣以禁從少至
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
年方今夫婦兄弟父母之間猶相詬諛也相欺詐也
况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只是箇道理若一處壞即皆壞矣此風大可畏常
宜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怪若萬一有大
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故賈誼有言見利則
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即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
爭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於吾身者則欺賣而
利之耳凡此種種他日吾友將見之出元城語錄

劉公曰先人往任西京監牧使懲前政門賓之弊更不
延士人於門下與司馬溫公為同年契且以其樂於
教育故白公遣某從學與公休同業凡三四日一往
以所習所疑質焉公忻然告之無勸意凡五年得一
語曰誠某請問其目公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

道及臻其道一也復問所以致力公古曰此問甚善
當自不妄語入余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
行與足所行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
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然常有餘裕
韓擘云言公提獎數四而曰唯在力行而已董生不云
手尊其新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二者不在乎
他在于如意而已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故以行為貴

並出元
城譚錄

皇明仕學規範卷第十一

行已

劉公曰某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胡程沉吟良
久曰誠之一字處禍處福無非安樂公曰此便是安
樂法也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
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
及其成功一也某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
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
無處不通子試觸類求之直是無窮某以此杜門不
與時事極快活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某不得定也
定也

公曰有以待制者名濤嘗有一語可取云士大夫行已正
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其人雖
無狀當日開此一談却有可取其每為人言之

公又曰學者直是知理會取根本始得其他末節都閑
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根本後
凡所見聞都奔向那裏去也若知根本行住坐卧無
處不畏中立以謂如何胡堙曰揚先生常愛說一箇
仁字其道甚大公曰大都根本只是箇誠仁在其中
矣譬如造酒須下得脚是始得脚是方論美惡下脚
不是終不成酒人若不知根本雖勤無補性明試以
老夫鄙言思之須得箇道理去子試思之有無窮之

味某從學温公時亦只得這箇言語這便是精要處
也已上出南都道護錄

真廟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於上前王文正公袖

歸因論同列曰上詩有字誤寫莫進入改却

王冀公曰此亦無害欽若退陰有奏陳翌日

上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

來公再拜稱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

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馬知節不拜具言公欲奏

白而欽若沮之又王某略不自辨真宰相器也

上顧公笑而撫諭之

有卜者上封事語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

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 上曰此人狂妄
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按罪公得之以歸
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人算命選日
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曾令推步當生
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
罪 上曰此皆已發露公曰豈可臣自有之而幸
於未發惟罪衆人也 上曰卿意如何對曰臣不
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 上乃解公至政府即
時焚去繼有大臣乞行根治欲因而擠人 上令
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尋焚去矣
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公之弟兵部因持以呈公公曰

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下弟曰繫之
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
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遂之故平生所
服止於賜帶

韓魏公曰君子當先處已至於義足然後委之以命可
以無悔

人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為賢人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
行事大為難事常令着意於此勿以為易也
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
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
使人見

為

吾聞人多矣久而不變是為難

寡慾則事簡識理則事無礙

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善則曰某不及

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處之禍福之來非所感也

君子能扶人之危調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談益善

矣

處已以難處人以易則無往而不服

君子業履須當精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也

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利名節難保

凡人語其所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

說至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知道尋常

事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僚

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雖最年少獨未嘗往焉李數

召公而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

名耳然公處不失和李莫得致然同時諸公莫不被

凌誼而獨未嘗侵公也公曰以誠待之賢遺範錄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

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嘗煉水銀為白

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授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

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

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曰而父

此乃...
...
...
...

有神術昔之死也以致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非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出東軒筆錄公曰君子言欲孫而行欲嚴蓋不孫則召禍不嚴則受侮孔子曰吾執御乎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此雖遜何傷也若言媚竈則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蓋恐傷乎行不得不厲爾後世君子言之不孫者多矣於行則未嘗嚴也

問人之治身何者為先人之所戒何者為急公言易曰閑邪存其誠孔子曰思無邪則是人之治身以誠為本而所戒者以邪為急蓋正心誠意而行乎正則動容舉措無非正也正之氣充于四體發于面目可以望而知其為正人也苟不正心誠意而存乎邪則容動作亦皆不正充于四體發于面目可以

其為邪入也至於國之興亡亦以正與不正况于乎 並出節孝先生語錄

胡文恭公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嗤世以為名言 出澠水燕談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五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

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
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
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不已
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
燭燃公驥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
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
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魏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馬易
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敦然謂黥卒敢如此
詬言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
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

於是時已知其有口實

並出魏

鄭公浩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
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佳韓不顧疑
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
謂其家學蓋魏公之後

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昏喪
祭牲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
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
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減否人也未

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稱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
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非
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
非為子者所以責父。

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為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鬪茸為寬

大者失之矣。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已上出鬼氏語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宮鑰，長子經臨江軍修

謁方人客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葉揖而問得

報，耶賓曰：傳聞耳。曰：葉道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

求便實，無過衆賓負報，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

妄談，是非昔人有言：客次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

不信乎。

出和氏談選

給事中徐禧歿於王事，朝廷錄其子弟十餘人，以弟祕

為太廟齋郎，祕自陳願閣此恩，以待兄有嫡孫，日推

授朝廷嘉而許之，祕為之學生，有聲名而卒，悌廉退

之行，又如此。

長安隱士曰：高經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朝廷

欲命以官，固辭歸山，特賜安素處士家，其貧妻子寒

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財，閉門讀書而已。並出雜錄

李文正嘗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尚何求名惟在養其高致爾薦以此言如佩韋孩也
出師友談紀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一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二

行已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屋裏喫也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

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
正謂此耳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僕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
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
本譬如植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
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李泌不娶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
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今人有明知此事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只是
不勇與月攘一鷄何異天下之達道三智仁勇如斯
而已

有所備且克將去尚恐不恰好不須慮恐過甚曾本此
下註云矯揉就中之謂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
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
有此氣象方好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曰矜夸為害最大先生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
只稱地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已便有
夸心立已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為一處須是克己纔
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己之私則見理矣曰

心齋
會

獨處時未必有此心多是見人後如此曰子路衣敝
緇袍與衣孤貉者立而不耻許大子路孔子却只稱
其如此只為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過不怕此心
因事出來正好看工夫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曰
有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何也曰亦有之人之
病不一此是賢底病人却別有病處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耶
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
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之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
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
至友矣已上出上蔡語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
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
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飲之乃曰丘未達不敢嘗
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言疾言敢嘗亦達之藥既不
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向乙鄰醯以與人
是
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爲直
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學者必欲
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
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知喪之問之類
曾子曰七不可以不洪毅人須能洪然後有谷因言陳

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如在空中行德何
以進

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心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早卯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
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
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白起使人填之不以為怪
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
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
何干汝事竟言前日抵有此氣象卒作搖撼

不動上山龜山語

孫文懿公眉州魚地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日
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
幾文懿以第三及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
公恐甚忘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
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脩之物持歸爲一村鎮
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絹綱至見
公愧懼公慰籍之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賈內翰黜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
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
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

大
徐
家
面
不
也
三

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蓋也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朝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為恨耶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為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許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

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澶州尋至大用與某同

政相知為深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

公門下後潞公為平章重事薦義問以集賢殿修撰

帥荆南烏乎潞公之德度絕人蓋如此

溫公入相元祐薦劉器之為館職謂器之曰天下知所

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聞

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但政府足獨無書此某

之所以相薦也

范忠宣公帥慶陽時為總管种詒無故訟於朝上

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為樞密副使詒

尚停任復薦為永興路鈐轄又薦知陳州公不自

咎曰先人與神比上世有契義某不肖為其子孫所
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

田畫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其人物雄
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志全者教授潁川
與承君遊相樂也浩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
勵元符間承君上京城門一日報

君為之喜又一日報志全賜對承君益喜監門法不
許出志全亦不來久之志全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全
矣志全遺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
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
泣淙然之句為鄒志全發也客言於志全志全折簡

謝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曰斯人尚有所畏未
可絕也取告見之問志全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
今君為何官志全愧謝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

聲色獨於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使

上益相信而後言貴可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

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全

一日報廢 皇后孟氏立 劉氏為皇后承君語

諸子曰志全不言可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全以書約

承君會潁昌中涂承君喜甚亟往志全具言諫廢立

皇后時某之言慙矣 上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

即死不復望清光矣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

上猶未興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某得罪志全承君相留三日臨別志全出涕承君正色責曰使志全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領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志全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皇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為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之歲大疫承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一日小疾不出正晝一軍之人盡見承君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為淮陽土神云

范魯公誠子孫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道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鷁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亮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眾所忌苟不謹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怒從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激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

古人疾遽蔭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為氣義為人
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
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
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恭惟 祖宗所用宰輔皆忠
厚篤實之士獨魯公為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
以為子孫戒 已上出邵氏聞見前錄

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公
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文兄
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謂之曰
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後公以誠學授劉
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公神道之石亦曰論公
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
誠曰一云

張堯封從孫明復先生學於南京其女子常執事左右
堯封死入禁中為貴妃寵遇第一數遣使致禮于明
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 並出邵氏聞見後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二

